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二十二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

朱文燈下逢劉倩，師厚燕山遇故人。 隔斷死生終不泯，人間最切是深情。

話說大唐中和年間，博陵有個才子，姓崔名護，生得風流俊雅，才貌無雙。偶遇春榜動，選場開，收拾琴劍書箱，前往長安應舉。歸當暮春，崔生暫離旅舍，往城南郊外游賞。但覺口燥咽乾，唇焦鼻熱。一來走得急，那時候也有些熱了。這崔生只為口渴，又無澗潤取水。只見一個去處：

灼灼桃紅似火，依依綠柳如煙，竹籬，茅舍，黃土壁，白板扉，嗶嗶犬吠桃源中，兩兩黃鸝鳴翠柳。

崔生去叩門，覓一口水，立了半日，不見一人出來。正無計結，忽聽得門內笑聲。崔生鷹覷鵲望，去門縫裡一瞧，原來那笑的，卻是一個女孩兒，約有□六歲。那女兒出來開門。崔生見了。口一發燥，咽一發乾，唇一發焦，鼻一發熱，連忙叉手向前道：「小娘子拜揖。」那女兒回個嬌嬌滴滴的萬福道：「官人寵顧茅舍，有何見諭？」崔生道：「卑人博陵崔護，另無甚事，只因走遠氣喘，敢求勺水解渴則個。」

女子聽罷，並無言語。疾忙進去，用纖纖玉手，捧著磁甌，盛半甌茶，遞與崔生。崔生接過，呷入口，透心也似涼，好爽利！只得謝了自回，想著功名，自去赴選。誰想時運未到，金榜無名，離了長安，匆匆回鄉去了。

倏忽一年，又遇開科。崔生又起身赴試。追憶故人，且把試事權時落後，急往城南，一路上東觀西望，只怕錯認了女兒住處。頃刻到門前，依舊桃紅柳綠，犬吠鶯啼。崔生至門，見寂寞無人，心中疑惑，還去門縫裡瞧時，不聞人聲，徘徊半晌，去白板扉上，題四句詩：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
人面不知何處去？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題罷，自回。明日放心不下，又去探看。忽見門兒呀地開了，走出一個人來。生得：

鬚眉皓白，鬢髮稀疏。身披白布道袍，手執斑竹拄杖。堪為四皓南山客，做得磻溪執釣人。

那老兒對崔生道：「君非崔護麼？」崔生道：「丈人拜揖，卑人是也。不知丈人何以見識？」那老兒道：「君殺我女兒，怎不生識？」驚得崔護面色如土，道：「卑人未嘗到老丈宅中，何出此言？」老兒道：「我女兒去歲獨自在家，偶你來覓水。去後昏昏如醉，不離牀席。昨日忽說道：『去年今日曾遇崔郎。』

今日想必來也。」走到門前，望了一日，不見。轉身抬頭，忽見白板扉上詩，長哭一聲，瞥然倒地。老漢扶入房中，一夜不醒。早間忽然開眼道：『崔郎來了，爹爹好去迎接。』今君果至，豈非前定。且請進去一看。」誰想崔生入得門來，裡面哭了一聲。仔細看時，女兒死了。老兒道：「郎君今番真個償命！」崔生此時，又驚又痛，便走到牀前，坐在女兒頭邊，輕輕放起女兒的頭，伸直了自家腿，將女兒的頭，放在腿上，親著女兒的臉道：「小娘子，崔護在此。」頃刻間，那女兒三魂再至，七魄重生，須臾就走起來。老兒□分歡喜。就賠妝奩，招贅崔生為婿。後來崔生發跡為官，夫妻一世團圓。正是：

月缺再圓，鏡離再合。

花落再開，人死再活。

為甚今日說這段話？這個便是死中得活。有一個多情的女兒，沒興遇著個子弟，不能成就，乾折了性命，反作成別人洞房花燭。正是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說這女兒遇著的子弟，卻是宋朝東京開封府，有一員外，姓吳名子虛。平生是個真實的人，只生得一個兒子，名喚吳清。正是愛子嬌癡，獨兒得惜。那吳員外愛惜兒子，一日也不肯放出門。那兒子卻是風流博浪的人，專要結識朋友，覓柳尋花。忽一日，有兩個朋友來望，卻是金枝玉葉，鳳子龍孫，是宗室趙八節使之子，兄弟二人，大的諱應之，小的諱茂之，都是使錢的勤兒。兩個叫院子通報。吳小員外出來迎接，分賓而坐。獻茶畢，問道：「幸蒙恩降，不知又何使令？」

二人道：「即今清明時候，金明池上，士女喧闐，遊人如蟻。

欲同足下一遊，尊意如何？」小員外大喜道：「蒙二兄不棄寒賤，當得奉陪。」小員外便教童兒，挑了酒樽食壘，備三匹馬，與兩個同去。迤邐早到金明池。陶谷學士有首詩道：

萬座笙歌醉後醒，繞池羅幙翠煙生。

雲藏宮殿九重碧，日照乾坤五色明。

波面畫橋天上落，岸邊遊客壘中行。

駕來將幸龍舟宴，花外風傳萬歲聲。

三人繞池遊玩，但見：

桃紅似錦，柳綠如煙。花間粉蝶雙雙，枝上黃鸝兩兩。踏青士女紛紛至，賞玩遊人隊隊來。

三人就空處，飲了一回酒。吳小員外道：「今日天氣甚佳，只可惜少個侑酒的人兒。」二趙道：「酒已足矣，不如閒步消遣，觀看士女遊人，強似呆坐。」三人挽手同行。

剛動腳不多步，忽聞得一陣香風，絕似麝蘭香，又帶些脂粉氣。吳小員外迎這陣香風上去，忽見一簇婦女，如百花鬥彩，萬卉爭妍。內中一位小娘子，剛剛□五六歲模樣，身穿杏黃衫子，生得如何：

眼橫秋水，眉拂春山。髮似雲堆，足如蓮蕊。兩顆櫻桃分素口，一枝楊柳鬥纖腰。未領略遍體溫香，早已睹□分丰韻。

吳小員外看見，不覺遍體蘇麻，急欲捱身上前。卻被趙家兩兄弟拖回，道：「良家女子，不可調戲，恐耳目甚多，惹禍招非。」小員外雖然依允，卻似勾走了魂靈一般。那小娘子隨著眾女娘自去了。小員外與二趙相別自回。一夜不睡，道：

「好個□相具足的小娘子，恨不曾訪問他居止姓名。若訪問得明白，央媒說合，或有三分僥倖。」次日，放心不下，換了一身整齊衣服，又約了二趙，在金明池上，尋昨日小娘子蹤跡。

分明昔日陽台路，不見當時行兩人。

吳小員外在遊人中，往來尋覓，不見昨日這位小娘子，心中悶悶不悅。趙大哥道：「足下情懷少樂，想尋春之興未遂。

此間酒肆中，多有當壚少婦。愚弟兄陪足下一行，倘有看得上眼的，沽飲三杯，也當春風一度，如何？」小員外道：「這些老妓風媚，殘花敗柳，學生平日都不在意。」趙二哥道：

「街北第五家，小小一個酒肆，倒也精雅。內中有個量酒的女兒，大有姿色，年紀也只好二八，只是不常出來。」小員外欣然道：「煩相引一看。」

三人移步街北，果見一個小酒店，外邊花竹扶疏，裡面杯盤羅列。趙二哥指道：「此家就是。」三人入得門來，悄無人聲。不免喚一聲：「有人麼？有人麼？」須臾人間，似有如無，覺得嬌嬌媚媚，妖妖燒燒，走一個□五六歲花朵般多情女兒出來。那三個子弟，見了女兒，齊齊的三頭對地，六臂向身，唱個喏道：「小娘子拜揖。」那多情的女兒，見了三個子弟，一點春心動了，按捺不下，一雙腳兒出來了，則是麻麻地進去不得。緊挨著三個子弟坐地，便教迎兒取酒來。那四個可知道喜！四口兒並來，沒一百歲。方才舉得一杯，忽聽得驢兒啼響，車兒輪響，卻是女兒的父母上墳回來。三人敗興而返。

逝透春色凋殘，勝游難再，只是思憶之心，形於夢寐。轉眼又是一年。三個子弟不約而同，再尋舊約。頃刻已到。但見門戶蕭然，當壚的人不知何在。三人少歇一歇問信，則見那舊日老兒和婆子走將出來，三人道：「丈人拜揖。有酒打一角來。」便問：「丈人，去年到此，見個小娘子量酒，今日如何不見？」那老兒聽了，簌地兩行淚下：「復官人，老漢姓盧名榮。官人見那量酒的，就是老拙女兒，小名愛愛。去年今日合家去上墳，不知何處來三個廝兒，和他吃酒，見我回來散了。中間別事不知。老拙兩個，薄薄罪過他兩句言語，不想女兒性重，頓然悒悒，不吃飲食，數日而死。這屋後小丘，便是女兒的墳。」說罷，又簌簌地淚下。三人噤口不敢再問，連忙還了酒錢，三個馬兒連著，一路傷感不已，回頭顧盼，淚下沾襟，怎生放心得下！正是：

夜深喧暫息，池台惟月明。

無因駐清景，日出事還生。

那三個正行之際，恍惚見一婦人，素羅罩首，紅帕當胸，顛顛搖搖，半前半卻，覷著三個，低聲萬福。那三個如醉如癡，罔知所措。道他是鬼，又衣裳有縫，地下有影，道是夢裡，自家掐著又疼。只見那婦人道：「官人認得奴家，即去歲金明池上人也。官人今日到奴家相望，爹媽詐言我死，虛堆個土墳，待瞞過官人們。奴家思想前生有緣，幸得相遇。如今搬在城裡一個曲巷小樓，且是瀟灑。尚不棄嫌，屈尊一顧。」

三人下馬齊行。瞬息之間，便到一個去處。入得門來，但見：

小樓連苑，斗帳藏春。低簷淺映紅簾，曲閣遙開錦帳。半明半暗，人居掩映之中，萬綠萬紅，春滿風光之內。

上得樓兒，那女兒便叫：「迎兒，安排酒來，與三個姐夫賀喜。」無移時，酒到痛飲。那女兒所事熟滑，唱一個嬌滴滴的曲兒，舞一個妖媚媚的破兒，搗一個緊颼颼的箏兒，道一個甜甜嫩嫩的千歲兒。那弟兄兩個飲散，相別去了。吳小員外回身轉手，搭定女兒香肩，摟定女兒細腰，捏定女兒纖手，醉眼乜斜，只道樓兒便是牀上，火急做了一班半點兒事。端的是：

春衫脫下，繡被鋪開。酥胸露一朵雪梅，纖足啟兩彎新月。未開桃蕊，怎禁他浪蝶深偷；半折花心，忍不住狂蜂恣彩。潛然粉汗，微喘相偎。

睡到天明，起來梳洗，吃些早飯，兩口兒絮絮叨叨，不肯放手。吳小員外焚香設誓，鬻臂為盟。那女兒方才掩著臉，笑了進去。

吳小員外自一路悶悶回家，爹媽見了，道：「我兒，昨夜宿於何處？教我一夜不睡，亂夢顛倒。」小員外道：「告爹媽，兒為兩個朋友是皇親國戚，要我陪宿，不免依他。」爹媽見說是皇親，又曾來望，便不疑他。誰想情之所鍾，解釋不得。有詩為證：

鐘平荆棘蓋樓台，樓上笙歌鼎沸開。

歡笑未終離別起，從前荆棘又生來。

那小員外與女兒兩情廝投，好說得著。可知哩，筍芽兒般後生，遇著花朵兒女娘，又是芳春時候，正是：

佳人窈窕當春色，才子風流正少年。

小員外只為情牽意惹，不隔兩日，少不得去伴女兒一宵。

只一件，但見女兒時，自家覺得精神百倍，容貌勝常；才到家，便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漸漸有如鬼質，看看不似人形，飲食不思，藥餌不進。

父母見兒如此，父子情深，顧不得朋友之道，也顧不得皇親國戚，便去請趙公子兄弟二人來，告道：「不知二兄日前帶我豚兒，何處非為？今已害得病深，若是醫得好，一句也不敢言，萬一有些不測，不免擊鼓訴冤，那時也怪老漢不得！」

那兄弟二人聽罷，切切偶語：「我們雖是金枝玉葉，爭奈法度極嚴，若子弟賢的，一般如凡人敘用，若有些爭差的，罪責卻也不小。萬一被這老子告發時，畢竟於我不利。」疾忙回言：

「丈人，賢嗣之疾，本不由我弟兄。」遂將金明酒店上遇見花枝般多情女兒，始末敘了一遍。老兒大驚，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兒著鬼了！二位有何良計可以相救？」二人道：「有個皇甫真人，他有割妖符劍，除非請他來施設，退了這邪鬼，方保無恙。」老兒拜謝道：「全在二位身上。」二人回身就去。卻是：

青龍共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兩個上了路，遠遠到一山中，白雲深處，見一茅庵：

黃茅蓋屋，白石壘牆。陰陰松暝鶴飛回，小小池晴龜出曝。翠柳碧梧夾路，玄猿白鶴迎門。

頃刻間庵裡走出個道童來，道：「二位莫不是尋師父救人麼？」二人道：「便是，相煩通報則個。」道童道：「若是別患，俺師父不去，只割情慾之妖。卻為甚的？情能生人，亦能死人。生是道家之心，死是道家之忌。」二人道：「正要割情慾之妖，救人之死。」小童急去，請出皇甫真人。真人見道童已說過了，「吾可一去。」迤逦回到吳員外家。才到門首，便道：

「這家被妖氣罩定，卻有生氣相臨。」卻好小員外出見，真人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鬼氣深了！九死一生，只有一路可救。」驚得老夫妻都來跪告真人：「俯垂法術，救俺一家性命！」真人道：「你依吾說，急往西方三百里外避之。若到所在，這鬼必然先到。倘若滿了一百二〇日，這鬼不去，員外拚著一命，不可救治矣。」員外應允。備素齋，請皇甫真人齋罷，相別自去。

老員外速教收拾擔仗，往西京河南府去避死。正是：

曾觀前定錄，生死不由人。

小員外請兩個趙公子相伴同行。沿路去時，由你登山涉嶺，過澗渡橋，閒中鬧處，有伴無人，但小員外吃食，女兒在旁供菜；員外臨睡，女兒在傍解衣；若員外登廁，女兒拿著衣服。處處莫避，在在難離。不覺在洛陽幾日，忽然一日屈指算時，卻一百二〇日。如何是好？那兩個趙公子和從人守著小員外，請到酒樓散悶，又愁又怕，都攔不住淚汪汪地。

又怕小員外看見，急急拭了。小員外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

正低了頭倚著欄杆，恰好皇甫真人騎個驢兒過來。趙公子看見了，慌忙下樓，當街拜下，扯住真人，求其救度。吳清從人都一齊跪下拜求。真人便就酒樓上結起法壇，焚香步罡，口中唸唸有詞。行持了畢，把一口寶劍，遞與小員外道：

「員外本當今日死。且將這劍去，到晚緊閉了門。黃昏之際，定來敲門，休問是誰，速把劍斬之。若是有幸，斬得那鬼，員外便活，若不幸誤傷了人，員外只得納死。總然一死，還有可脫之理。」吩咐罷，真人自騎驢去了。

小員外得了劍，巴到晚間，閉了門。漸次黃昏，只聽得剝啄之聲。員外不露聲息，悄然開門，便把劍斬下，覺得隨手倒地。員外又驚又喜，心窩裡突突地跳。連叫：「快點燈來！」

眾人點燈來照，連店主人都來看。不看猶可，看時，眾人都吃了一驚：

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

店主人認得砍倒的屍首，卻是店裡奔走的小廝阿壽，五歲了，因往街上登東，關在門外，故此敲門，恰好被劍砍壞了。

當時店中嚷動，地方來，見了人命事，便將小員外縛了。

兩個趙公子也被縛了。等待來朝，將一行人解到河南府。大尹聽得是殺人公事，看了辭狀，即送獄司勘問。吳清將皇甫真人斬妖事，備細說了。獄司道：「這是荒唐之言。見在殺死小廝，真正人命，如何抵釋！」喝教手下用刑。卻得跟隨小員外的，在衙門中使透了銀子。獄卒稟道：「吳清久病未痊，受刑不起。那兩個宗室，只是干連小犯。」獄官借水推船，權把吳清收監，候病痊再審，二趙取保在外。一面著地方將棺木安放屍首，聽候堂上吊驗，斬妖劍作兇器駐庫。

卻說吳小員外是夜在獄中垂淚歎道：「爹娘只生得我一人，從小寸步不離，何期今日死於他鄉！早知左右是死，背井離鄉，著甚麼來！」又歎道：「小娘子呵，只道生前相愛，誰知死後纏綿，恩變成仇，害得我骨肉分離，死無葬身之地，我好苦也！我好恨

也！」嗟怨了半夜，不覺睡去。夢見那花枝般多情的女兒，妖妖燒燒，走近前來，深深道個萬福道：「小員外休得恨恨奴家。奴自身亡之後，感太元夫人空中經過，憐奴無罪早夭，授以太陰煉形之術，以此元形不損，且得遊行世上。感員外隔年垂念，因而冒恥相從；亦是前緣宿分，合有一百二〇日夫妻，今已完滿，奴自當去。前夜特來奉別，不意員外起其惡意，將劍砍奴，今日受一夜牢獄之苦，以此相報。阿壽小廝，自在東門外古墓之中，只教官府復驗屍首，便得脫罪。奴又與上元夫人，求得玉雪丹二粒，員外試服一粒，管取百病消除，元神復舊，又一粒員外謹藏之，他日成就員外一段佳姻，以報一百二〇日夫妻之恩。」說罷，出藥二粒，如雞豆般，其色正紅，分明兩粒火珠。那女兒將一粒納於小員外袖內，一粒納於口中，叫聲：「奴去也，還鄉之日，千萬到奴家荒墳一顧，也表員外不忘故舊之情！」小員外再欲叩問詳細，忽聞鐘聲聒耳，驚醒將來。口中覺有異香，腹裡一似火團展轉，汗流如雨。巴到天明，汗止，身子頓覺健旺。摸摸袖內，一粒金丹尚在，宛如夢中所見。

小員外隱下餘情，只將女鬼托夢，說阿壽小廝見在，請復驗屍首，便知真假。獄司稟過大尹，開棺檢視，原來是舊笞帶一把，並無他物。尋到東門外古墓，那阿壽小廝如醉夢相似，睡於破石槨之內。眾人把姜湯灌醒，問他如何到此，那小廝一毫不知。獄司帶那小廝並笞帶，到大尹面前，教店主人來認，實是阿壽未死，方知女鬼的做作。大尹即將眾人趕出。皇甫真人已知斬妖劍不靈，自去入山修道去了。二趙接得吳小員外，連稱恭喜。酒店主人也來謝罪。三人別了主人家，領著僕從，歡歡喜喜回開封府來。

離城還有五〇餘里，是個大鎮，權歌馬上店，打中火。只見間壁一個大戶人家門首，貼一張招醫榜文：

本宅有愛女患病垂危，人不能識。倘有四方明醫，善能治療者，奉謝青蚨〇萬，花紅羊酒奉迎，決不虛示。

吳小員外看了榜文，問店小二道：「間壁何宅？患的是甚病？沒人識得？」小二道：「此地名褚家莊，間壁住的，就是褚老員外。生得如花似玉一位小娘子，年方一〇六歲。若千人來求他，老員外不肯輕許。一月之間，忽染一病，發狂謔語，不思飲食，許多太醫下藥，病只有增無減。好一主大財鄉，沒人有福承受得。可惜好個小娘子，世間難遇！如今看看欲死，老夫妻兩口兒晝夜啼哭，聽祈神拜佛，做好事保福，也不知費了若干錢鈔了。」小員外聽說，心中暗喜，道：「小二哥，煩你做個媒，我要娶這小娘子為妻。」小二道：「小娘子一生九死，官人便要講親，也待病痊。」小員外道：「我會醫的是狂病，不願受謝，只要許下成婚，手到病除。」小二道：

「官人請坐，小人即時傳語。」

須臾之間，只見小二同著褚公到店中來，與三人相見了，問道：「那一位先生善醫？」二趙舉手道：「這位吳小員外。」褚公道：「先生若醫得小女病痊，帖上所言，毫釐不敢有負。」吳小員外道：「學生姓吳名清，本府城內大街居住，父母在堂，薄有家私，豈希罕萬錢之贈。但學生年方二〇，尚未婚配，久慕宅上小娘子容德俱全，倘蒙許諧秦晉，自當勉舉盧扁。」二趙在旁，又幫襯許多好言，誇吳氏名門富室，又誇小員外做人忠厚。褚公愛女之心，無所不至，不由他不應承了，便道：

「若果然醫得小女好時，老漢賠薄薄妝奩，送至府上成婚。」吳清向二趙道：「就煩二兄為媒，不可退悔！」褚公道：「豈敢！」

當下褚公連三位都請到家中，設宴款待。

吳清性急，就教老員外：「引進令愛房中，看病下藥。」褚公先行，吳清隨後。可是緣分當然，吳小員外進門時，那女兒就不狂了。吳小員外假要看脈，養娘將羅幃半揭，幃中就聞金釧索瑯的一聲，舒出削玉團冰的一隻纖手來。正是：

未識半面花容，先見一雙玉腕。

小員外將兩手脈俱已看過，見神見鬼的道：「此病乃邪魅所侵，非學生不能治也。」遂取所存玉雪丹一粒，以新汲井花水，令其送下。那女子頓覺神清氣爽，病體脫然。褚公感謝不盡。是日，三人在褚家莊歡飲。至夜，褚公留宿於書齋之中。次日，又安排早酒相請。二趙道：「擾過就告辭了。只是吳小員外姻事，不可失信。」褚公道：「小女蒙活命之恩，豈敢背恩忘義？所論敢不如命！」小員外就拜謝了岳丈。褚公備禮相送，為程儀之敬。三人一無所受，作別還家。

吳老員外見兒子病好回來，歡喜自不必說。二趙又將婚姻一事說了，老員外〇分之美，少不得擇日行聘，六禮既畢，褚公備千金嫁裝，親送女兒過門成親。吳小員外在花燭之下，看了新婦，吃了一驚，好似初次在金明池上相逢這個穿杏黃衫的美女。過了三朝半月，夫婦廝熟了，吳小員外叩問妻子。

去年清明前二日，果係探親入城，身穿杏黃衫，曾到金明池上遊玩。正是人有所願，天必然之。那褚家女子小名，也喚做愛愛。吳小員外一日對趙氏兄弟說知此事，二趙各各稱奇：

「此段姻緣，乃盧女成就，不可忘其功也。」吳小員外即日到金明池北盧家店中，述其女兒之事，獻上金帛，拜認盧榮老夫婦為岳父母，求得開墳一見，願買棺改葬。盧公是市井小人，得員外認親，無有不從。小員外央陰陽行擇了吉日，先用三牲祭禮燒奠，然後啟土開棺。那愛愛小娘子面色如生，香澤不散，乃知太陰煉形之術所致。吳小員外歎羨了一回。改葬已畢，請高僧廣做法事七晝夜。其夜又夢愛愛來謝，自此蹤影遂絕。後吳小員外與褚愛愛，百年諧老，盧公夫婦，亦賴小員外送終，此小員外之厚德也。有詩為證：

金明池畔逢雙美，了卻人間生死緣。

世上有情皆似此，分明火宅現金蓮。